

落皂

五月意象



空杯

◇路来森

我总觉得，任何事物都是有灵性，甚至有情感的。我的面前摆放着一只杯子，是我经常用来泡茶... 杯子，是一只宜兴陶瓷杯，呈紫红色。细细看去，杯子沿边还依稀印着我喝水留下的唇痕。

这是春风吹遍每一个角落的时候。这是春雨滋润每一寸土地的时候。山坡上的杜鹃次第开放，河岸的垂柳摇曳着婀娜的身姿... 这是春风的结束，夏的开始。春雨中吐露的新芽，要在夏天热烈的呼吸中扬起绿色的风帆。



花丛姐妹

新华社发

谈亭亭

空杯像一只眼睛，的确，就是一只眼睛。它看过我，看着我，或许，还要看下去。它看着我工作时的整个过程...

学会拒绝

梁永刚



那天下午我正在单位上班，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，晚上他请几个生意上的客户吃饭，想让我过去喝两杯... 其实，在很多时候一些必要的拒绝，往往能让你身心轻松，进退自如。

你得到更多更有用的东西，至少不会让你陷入“人情陷阱”中不能自拔。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条天真的小鱼问鱼妈妈：“朋友说钓饵上的东西是最美的，就是有点点危险... 诱惑，如果意志消沉，头脑不清，是非不辨，尽情享受，什么事都不想放弃，不会拒绝，势必会走向“玩火者必自焚”的深渊。

那枝红杜鹃

◇谢飞鹏

又是山花烂漫时，看着满山遍野的花朵，不由得有些发炫。但每当想到那枝盛开在峡谷里的红杜鹃时，眼前所有的花朵都黯然失色。师范毕业那年，我被分配到大山深处任教。那里交通非常不便，回家要翻过一座大山...

鲁山县有个团城山，团城乡就在团城山中。又是一个双休日，风和日丽，这样的日子待在家里挺可惜的，于是就叫上家人到山里走一走，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团城山中。一路上山明水净。进出团城的路是顺着河谷的走势，本身就是景观路，山上的树已长出了新枝嫩叶，绿叶中还带着几分浅黄。路绕来绕去就甩掉了一直尾随着的河，从一个标示牛王庙的分岔处开始上坡，不一会儿就上了团城中央的分水岭上。站到分水岭的最高点可以看到整个团城山的轮廓，分水岭虽然是个岭，但比起团城山还是低的。所谓团城山，不用人介绍从这里四下一看就明白了，团城山就像一个圆把分水岭团团包围着，分水岭两边各有一条河，一条叫清水河，一条叫团城河，整个团城山包围的地方是团城盆地，团城山也因此而得名。站在岭上俯瞰，团城山内整个地势就是一幅天然的太极图，以分水岭为界蜿蜒的两条河就是太极图中的黑白两条鱼，静的山，动的水，尤其是春天，河边金色的油菜花和山坡上绿色的树林交相辉映，与我们看到的太极图格外相似。远山如眉黛，近水映碧影，水墨团城，恍若仙境。置身灵动的太极图中，微风拂面，神清气爽，心静如水，感叹造物主对这一方土地的恩宠。下得岭来，到了另一条河谷，见一老农正在犁地，下车与之攀谈。他用的犁上边带一个一米多长的柄，用双手抓住倒退着向后拉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利用牲畜或机械？他说，一块地就几分，那些根本施展不开。问他准备种什么？他说，水稻，这里有种水稻的传统。山清水秀，土地肥沃，没有污染，而且利用地清水可引河水自流灌溉，种水稻有得天独厚条件。这里光照足，气温低，水稻成熟期晚，所产稻米特别香。说到兴致处，老汉眉飞色舞高声地给我吟诵了当地的一个顺口溜：“走进团城山，两眼四下观，高处是蚕坡，低处是稻田，吃的是大米，喝的是山泉。”前不久一个搞农业项目的朋友告诉我，他准备到团城种生态大米，今天实地一看才感受到他独到的眼光。看到有不少撂荒的耕地，挺可惜的。老汉说，年轻人出去打工了，留守的老人也多有种木耳、种香菇的营生，种地的人就少了。如果能将种植水稻的项目做成，可是一举多得。村头，路边有很多辛夷树，初春时它们曾让河谷一片灿烂。辛夷既是中药，还是用途广泛的辛香料，独特的太极图格外相似。远山如眉黛，近水映碧影，水墨团城，恍若仙境。置身灵动的太极图中，微风拂面，神清气爽，心静如水，感叹造物主对这一方土地的恩宠。转过了二十多年，那枝在峡谷里的红杜鹃一直绽放在我的心头。

小虫已从土里钻了出来，蜘蛛在草棵子间爬来爬去，有只蚂蚁爬到了草尖上。一只蝴蝶在我面前扇动了几下翅膀，然后落着了一片草叶上，它黑色的翅膀上带着白色的花纹，就像巧手织出的锦衣。我想逗逗它，还没有近前，竟惊起了花草中好几只五颜六色的蝴蝶，它们扇动着斑斓的翅膀，在我眼前慌乱地翻飞，让我眼花缭乱。在树林里我还发现了几棵“蜜罐花”，这种花我十分熟悉，在这里看到倍感亲切。我老家的地头沟沿也很多，小时候常常采那些半开未开的花朵把顶端一掐放到嘴边吮吮蜜。开的花朵像喇叭形状，没开开的花朵顶端被花瓣包裹着就像一个陶罐，因里含着花蜜，所以才形象地称之为“蜜罐花”。大人们也叫“大碗花”。后来我知道，这种花是中药的地黄花，根块入药，生为地黄花，蒸晒后的叫熟地。地黄叶子墨绿，肥厚的叶子上毛茸茸的，叶片中间长着长长的花茎，花茎上托着紫红色或浅紫色的花朵，花朵里绽放着杏黄或白色的花蕊。我忍不住俯身采一朵放在鼻尖上，儿时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。河对岸的崖壁上五六个半大的孩子正在攀岩，其中还有两个女孩，最前面的已快到崖顶。来玩的人看着心惊，叫他们下来，他们不理不睬，继续攀爬。我说，不用担心，不会有事。因为

那枝红杜鹃，看着满山遍野的花朵，不由得有些发炫。但每当想到那枝盛开在峡谷里的红杜鹃时，眼前所有的花朵都黯然失色。师范毕业那年，我被分配到大山深处任教。那里交通非常不便，回家要翻过一座大山。一个冬日的周末，上完课我便匆匆往家里赶。穿过石峡里，爬上松树弯，翻过北岭坳，一路走来，虽然很少遇见人，但看到欢快的鸟儿在萧疏的枝头啄食野果，心头感到还是那么寂寞。只是置身于这黄叶飘零的寒山深处，心头还是泛起了一丝淡淡的怅惘，好像自己也成了一片黄叶，在寒风中摇曳翻飞。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我行程的最高点——猪头峡。翻过猪头峡后一路都是下坡，再走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。因为我走得很快，又是上坡，两三个小时下来，虽然是冬天，我还是出了一身大汗。于是在路旁找了块平整的石头，歇息歇息再走。猪头峡有一百多米长，宽却只有数米。因为呈南北走向，深冬的冷风刮不进来。不经意间，我好像看到峡谷壁上开着一枝杜鹃。已是冬天怎么会有杜鹃呢？我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一枝杜鹃，一枝艳丽的红杜鹃。在这黄叶纷飞、山花烂漫的时节，它好像是熊熊的火焰，格外灿烂。我有些疑惑：红杜鹃怎么会在冬天盛开呢？此时一阵风吹来，树上又飘下几片黄叶，而猪头峡中却浑然不觉。忽然我明白，这是因为猪头峡地势特殊，在春暖花开放绿荫遍地的春夏里很冷，到了冬天反而会温暖起来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在瑟瑟的寒风中，杜鹃才能开出如此艳丽的花朵。在这寂寞的山谷，我被这枝艳丽的花朵深深陶醉了。我慢慢走出了谷口。望着漫山飘飞的黄叶，我不由得想：这枝孤独的花朵，虽然命运把它委身于一片峡谷，虽然它永远无法沐浴到春天的雨露，但它始终没有灰心，而是在默默等待着。当那一抹微暖来临时，它便紧紧抓住绽放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灿烂。我不得十分佩服它的坚强与执着。转眼过了二十多年，那枝在峡谷里的红杜鹃一直绽放在我的心头。下得岭来，到了另一条河谷，见一

团城山中

张振营

面前的不远处游来游去，一会儿它们嘎嘎叫着相互追逐，也许是为了争一条小鱼。河滩上有一个放羊的老人，年龄有六十多岁，赶着一大群羊，他踏着河里的石头如履平地。我问他哪里有水芹菜，他指指东边的那座小桥说，桥那边儿有一片，不过都很浅，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。他又指指远处的一片树林说，那里也有。说起来如数家珍，好像河滩就是他家的菜园子。河道在公路边上画了一个圆弧，弧外是陡峭的石壁，弧内的河滩地上是一片稀疏的林子，林子里散落着大如牛头，小如牛头的石头，我们决定在这里休息。树基本上是鬼柳树，树上已长满翠绿的叶子，浓荫匝地。林中的草地上有黄花、紫花。金色的阳光从树叶的空隙里漏下来，明晃晃的光斑洒在脸上。

“旧”之情结

◇马亚伟

我对旧物总是情有独钟。穿过的旧衣舍不得丢弃，用过的家具不愿换新，喜欢珍藏旧书、旧信……总觉得旧物上有时光的味道和流年的印记，承载了太多喜怒哀乐，留下了太多的故事。旧物是开在岁月深处的雪莲，有独特的妖娆和芬芳。新东西固然有新鲜的光泽，但缺乏时光之手抚摸的痕迹，没有经过日月淘洗，更没有融入人的情感，总感觉生硬、呆板。而旧物，泛着温润的光，散发着往事的味道，像陈年的酒，韵味无穷，回味无穷。我有一只棕色的旧皮箱，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用。多年过去了，旧皮箱早就褪色了，看上去就像个古董。可是我一直在身边，习惯把最珍贵的东西放到皮箱最里层。搬过几次家，丈夫劝我丢掉它，我也觉得它与新家格格不入，就把它放到壁橱最顶端。虽然是束之高阁，却经常会搬下来，翻开皮箱，细数流年。这只旧皮箱，对我来说就是一只沉落在时光河底的小舟，满载着遥远而温馨的记忆。我掌握着打捞它的密码，只需轻轻开启小锁，往事之门就会轰然洞开，记忆如蝶，扑棱棱奔涌而出。

我想，所有的旧物大概都有这样的功能。旧居难离，旧人难舍，旧情难忘。旧，意味着曾经一路相伴，曾经风雨与共。可时光匆匆，新的物和人会不断进入生活，取代旧的。人们常说，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，不过恋旧又何尝不是人之常情？岁月游走，掠过了太多的回忆，转眼间物是人非。再回首，旧人旧事，旧物旧情，都有了沧桑的味道。流水带走了光阴，时光带走了新鲜的光泽，却在旧物上萃取提炼出了珍珠一样的宝贵光芒。“旧”的魅力就在于——在漫长的时光中，酝酿出的温厚质朴之味、淳朴柔和之光。每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总喜欢在泛着历史色彩的地方驻足。一段老旧的城墙、一面雕花的回廊、一扇半掩的木门……岁月赋予它们丰富的面貌，上面有无数次摩挲留下过的痕迹，有千百年、千百次风雨来侵袭留下的痕迹，多了一层一层的厚重味道，我仿佛听到遥远的岁月回响，也像穿越了时光长廊一样，回溯到往昔的繁华。我一直在想，那些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，大概都有和我一样的“旧”之情结。在时光遗留的片羽中，还原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故事，该是多么有趣的事。往事成飞鸿雪泥，穿梭在古今之间，翻阅斑驳的时之痕，解读昔日世界的繁华旖旎，以及人世的悲欢离合，满心都是惊喜和感动。旧，是昏黄的颜色，是凹凸的感觉，是陈年的酒香。旧，让人陷入悠远而丰饶的时光隧道中，品味充满传奇的味道。“旧”之情结，不是固守不前，不是抱残守缺，也不是一味沉湎过去；“旧”之情结，是一种珍惜怀念，也是一种不忘过去的深情厚谊；“旧”之情结，是时光书页上的一只蝴蝶结，装点着往昔，映衬着曾经拥有的美好。让我们在一首缓慢的老歌中，在老屋的檐下，打开一本旧书，寻找时光的踪迹……

那轻轻地一按

◇许环环

母亲节那不经意间的那轻轻一按，已让我泪水涟涟……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我打算给自己放个假，八点多了，我还躺在床上，只想独自享受一份慵懒，一份散漫。优美的小提琴铃声，在我细品慢慢微信内容时响起。来电显示“妈妈”。心里有一丝无奈不爽却欢欣鼓舞地应答：“妈，干啥呢？”“我和你爸在你们家附近转了好几圈了，你还没起来？”，一听“转了好几圈”，我急忙说：“快上来吧，我就起床！”刚进屋落座，妈说去看看洗澡盆。“咋现在想买洗澡盆呢，原来有你们不是拆了吗？”母亲笑而不语，努努嘴，目光转向父亲。“年龄大了，不想再到澡堂洗澡了。前段时间，你妈在大盆里泡澡，说那是泡着舒服。我就想着给你妈买个个好点儿的洗澡盆，放在卫生间稳当一些。”父亲轻轻描写。转完建材市场，时间还早。我们商量着选个地方玩玩去。“崂山那里吧？”我说。父亲说：“我去过那里，好像你妈没去过。”父亲语调淡淡，我心领神会他背后的潜台词。我看向父亲，他脸色一如平常。还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呢。下了车，细雨和料峭的春风一股脑扑来。不经意间看到母亲用手拉了拉领口，我忙解下围巾，给她围上。初入郁金香基地，大片大片红色的、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粉红的、紫色的郁金香让我们目不暇接，在兴奋、激动和忙着拍照中，真有点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感觉。渐渐地，我发现镜头中的父亲精神有了些萎靡。母亲怕打扰我们的兴致试探着说：“你爸怕冷，要不咱们回车里吧？”出基地大门，路两边摆放着玩具、零食等小摊。走到一处冒着热气的饭摊前，母亲说：“你爸喜欢喝热茶、吃热饭。”我们就坐在摊前等候卖主把水烧开，把面条煮熟。我看看她，又看看父亲，他们一如平常。身子暖和了，父亲就急急地说：“咱们去趟崂山吧，让你妈看看。”山风好大，我情不自禁地把衣服拉链又往上拉了拉。寒风吹乱了母亲花白的头发，吹散了父亲戴着的灰礼帽。父亲缩着脖子，弓着腰，努力地地上着台阶。母亲紧随其后，喘着气，急急地赶上父亲。母亲用手理了理被山风吹乱了的头发，解下围巾在自己脖子上的围巾，重新抻好，围在父亲的脖子上，把围巾的末端掖进父亲的衣服里，并拉拉衣服，顺手在父亲的胸前轻轻一按。我惊异于母亲这些细小的动作，她哪里知道她在父亲胸前这轻轻地一按，在我心里却地动山摇。平常，我看到的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和磕磕绊绊的细节摩擦，以及他们之间没完没了的彼此抱怨。殊不知他们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，在不经意的一句话里，在一个不易察觉的动作里蕴藏这么多爱意。

小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他们熟悉地形，经常爬上高低，生存技能是城里孩子不能比的。过一会儿，他们陆续从崖上下来了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大把野菜苗。山中野炊的滋味体验过没有？捡几块石头把自带的铁锅支起来，再拾一些枯树枝，然后就可以生火做饭了——香菇炖土鸡。香菇是从路边种植户那里买来的鲜香菇，锅里的水是从身旁的水河里舀来的，再佐以自己采来的水芹菜、野蒜，那味道真是没法说。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看犁翻出的泥土是那么亲切，葱茏的山林是那么养眼，飘逸的白云是那么悠远，淙淙的流水是那么清澈，座座农舍是那么古朴，仿佛一下子找回了从前的自己，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。树上到处都是“吱吱”的叫声，也不知是从哪棵树上传来的。我以为“知了”，可当地老百姓说不到夏天没有知了，这是黑肚子红翅膀的“红豆娘”，比知了的个头小一些。树上的虫鸣，时而点点，时而串串，时而独吟，时而合鸣，就像宁静中时而激荡时而舒缓的一曲悠扬长调。在这样的宁静里，闭上眼睛，想想争名夺利、得失忧喜，都如旧梦般淡去。在这淳朴、简单、短促的宁静里，做一个天真的自己多好，过简单的生活，知足常乐，何尝不是幸福和快乐？